

另一种复原与艺术体验

■王 森



《尘世梦影：彩绘红楼梦》
(清)孙温绘 王典弋著
《快意江湖：彩绘水浒》
(清)张琳绘 张睿著
《降魔修心：彩绘西游记》
(清)佚名绘 林遥著
《群雄逐鹿：彩绘三国演义》
金协中绘 成长著
北京时代华文书局
(2019 年 5—7 月出版)

说起中国古典小说，最负盛名的自然是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了。自其诞生之日起，四大名著的传播就出现了多种形式，如戏剧、绘画、评书、大鼓等。顾名思义，《左图右文·彩绘四大名著》就是以彩绘配以相关文字的形式重新诠释名著了。虽然是以文字诠释画面，却是在忠于原著的基础上，对画面进行解说，图与文既彼此独立，又相互交融。即如陈平原先生所说：“作为传播媒介的图像与文字，各具长短，有可说而不可画的，也有可画而不可说；就看配图的画家本事高低，能否‘出新意于法度之中’。”编辑出版这套书的目的，就是将可说而不可画的与可画而不可说的结合起来，为读者提供“四大名著”的另一种复原与艺术体验。

先说图，《左图右文·彩绘四大名著》选取的底本，均属彩色绘本的不二之选：

《红楼梦》选取清代民间画家孙温所绘 230 幅全本《红楼梦》图。作为曹雪芹最早的“铁粉”，孙温耗费整整 36 年绘制出全本《红楼梦》图，一生心血倾注于此，心无旁骛，极尽工微，完美再现了《红楼梦》中塑造的人物、讲述的故事、设置的场景，堪称鬼斧神工、精妙绝伦，是当之无愧的“红楼瑰宝”。

《水浒传》分别选取清初民间艺人张琳所绘《水浒传人物图像》、日本江户时期歌川国芳所绘《浮世绘水浒人物图》。张琳的生平无考，其笔下的水浒人物古朴大气，既有粗犷之美，又有丰富的细节感，在人物造型上更符合当时的文化背景。与之相比，有“浮世绘鬼才”之称的歌川国芳笔下的水浒人物，则呈一种岛国特有的怪异之美，更为突出水浒人物内在的精神气质，虽在审美上与张琳笔下的水浒人物大异其趣，但两相对比，却产生了某种互补的效果。

就个人的欣赏口味而言，我更喜欢《西游记》彩绘插图。这些佚名的作品堪称童心盎然，趣味天成，既真实再现了原著风貌，又充分发挥了画家本人的想象力，每一幅都是慧心

巧思之作。比如，孙悟空被太上老君抛下的金刚琢击中头顶那幅，虽然人物众多，却是繁而不乱，且人物神态各异，过目难忘。最觉好玩的是大战盘丝洞，孙悟空吹出一撮猴毛，瞬间变作很多小猴子，手持叉棒搅破蜘蛛网，捉住七个蜘蛛精，好看亦复好玩。

《三国演义》彩绘作者金协中是京津画派的代表人物，其画作色彩绚丽，细腻传神，240 幅彩绘作品，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场景和人物进行构图，将三国时期波诡云谲的战争场景和人物器宇不凡的奇风异彩展示得淋漓尽致，具有强烈的视觉感染力。

再说文，《左图右文·彩绘四大名著》文字作者分别是王典弋、张睿、林遥和成长。

王典弋是著名红学家，对孙温所绘《红楼梦》极为推崇，曾编著汉英对照绘画版《清孙温绘红楼梦》，向英语世界推介这部“红楼瑰宝”。

张睿是资深“水浒迷”，曾参与多部有关“水浒”题材的影视、网络游戏的制作，尤其对水浒人物原型的研究多有心得。

林遥是非遗项目“京味评书”的传人，其文字有评书味道，用来解读《西游记》另有一番意趣。

成长是媒体文化记者，自幼喜好三国史，著有《列族的纷争：三国豪门世家的政治博弈》，他对《三国演义》的解读走的是亲民路线，旨在“让历史不再高冷幽深”。

应该说，四位先生的文字均非对“四大名著”的简单缩写，而是包涵着个人审美感知与理解。他们的文字，既是对绘本本身的诠释，同时透露出的，毋宁说也是他们个人对“四大名著”独特的认识与感悟。

最后说一下装帧。这套书采用裸脊线装形式，左图占的篇幅稍大，右文占的篇幅稍小，可以最大限度地将书摊开，非常方便阅读。内页采用高阶进口纸四色精印，印制精美，很大程度上还原了原作工笔细腻、色彩绚丽的艺术神韵。作为可读、可赏、可藏的佳品，这套书的开本稍微小了一点，或许是唯一让人遗憾之处吧。

上海话的重要意义

■沈嘉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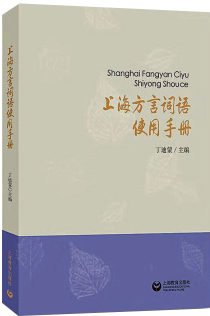
2 月 21 日是联合国教科文卫组织指定的“国际母语日”，旨在“促进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以及多语种化”。上海的土著语言当然是上海方言，但有多少人知道“国际母语日”？今年国际母语日的主题是“土著语言对发展、和平建设与和解至关重要”，又有多少人能从这一层次来认识“土著语言”的重要性？

上海方言在社交场合与市井生活中的隐退，是不争的事实。好在近年来政府部门与各界有识之士已认识到对方言对上海的重要意义，正在着力推动方言回归，上海方言终于走进课堂。民间人士也在努力，借由文学、艺术等媒介

来推动上海方言的传承、推广、研究，“一刮两响”，成绩斐然。丁迪蒙女士就是其中一位，她近年致力于上海方言推广与研究，通过培训、讲座、广播电视节目等，身体力行地贡献了许多精力和智慧。

上海方言是打开魔都大门的一把钥匙，其特殊意义或许在于：它至今蕴藏着用普通话不能替代或覆盖的涵义，如果你对这些涵义与使用规则没有大致的了解，就不能对海派文化有充分、准确的解读，对上海人的集体性格与处世为人也可能误判误读。

近年出版界推出多种学习上海方言的读本，甚至还有字典。《上海方言词语使用手册》体现了务实的治学态度，具有如下特点：第一，词条及例句，都可通过页码上的二维码听到纯正的上海话读音。第二，使用音序排列。能读出语音，就能在相类的声母中寻找到对应词汇。第三，读音相同的词



《上海方言词语使用手册》
丁迪蒙主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十月版)

汇集于于一体，方便检索。第四，为每个义项提供三个不同语义环境的句子供读者加深理解，便于在日常使用中正确掌握。第五，大量例句，除帮助读者练习发声，还可了解词语在句中的语调。据我了解，有些外省人、外国人说上海方言之所以较“滑稽”，大多因语调不对，即所谓“腔调不对”。

最后要说的是，电视节目主持人陈燕华是丁迪蒙的中学同学，她为本书词条的友情录音，更显纯正、清脆“上海闲话”的亲切动人。

·读史明鉴·

读懂历史 更懂决策

■陈文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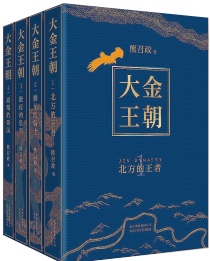
中国历史常被大众提起的，大概就数朝代口诀中的“秦汉隋唐宋元明清”了，至于很多深刻影响历史进程的王朝，因未被主流史书重点记述而渐被遗忘。金王朝即是一例。

茅盾文学奖得主熊召政倾注 14 年光阴于“金朝”题材的《大金王朝》，讲述宋、辽、金三国争霸故事。1115 年，女真人完颜阿骨打不堪辽国欺压，在苦寒之地松花江畔建立金国。而在富庶的南方，大宋君臣念念不忘收复北方的燕云十六州，不惜违背与辽国订立的“澶渊之盟”，启动联金灭辽计划。十年后，逃亡中的天祚帝耶律延禧被金俘虏，辽国灭亡。又两年后，大宋都城汴京被金攻陷，北宋覆灭。这一切都不可思议地发生在短短 12 年间。

陈寅恪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一个文化经济领先全球的王朝，何以如此轰然倒塌？

战争初期，金朝毫无优势。政体落后，完颜阿骨打几乎是靠着一帮在松花江畔打渔为生的亲戚和乡民起家的，刚立国时没有都城，一个“皇帝寨”其实就是他们的村子；军事力量薄弱，攻占辽上京临潢府时，仅几千人参战；经济落后，南下强渡黄河时，造不出运送军队渡河的船只，只能乘寒冬腊月黄河封冻时，冒着人马尽损的风险夜半偷渡过河。

辽与宋在短时间内覆灭，有着很多深层次原因。如果说，宋徽宗是文艺皇帝，满心思艺术创作，那么天祚帝就是行者皇帝，春水秀山、冬夏捺钵，一年到头在狩猎。两个强国同时摊上爱享乐的皇帝——最高决策者任性而随意，关键时刻总能准确地做出最糟糕的决策。同时，朝廷内部人事混乱，这在宋朝尤为突出。宋徽宗意志不坚定，决策反复无常，起先



《大金王朝》
熊召政著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十月版)

欲与金朝抗争到底，一旦前线传来坏消息，立刻拉主和派上台，斥责主战派无能。这就导致朝廷内部意见分歧，主战派与主和派互相指责，裂痕日益加深，在国家危亡时刻依然抱着看对方好戏的心态，导致军事行动屡屡败退。

各方面落后的金朝，依靠团结与拼搏，居然打败了辽宋两大强国。其实，辽与宋的衰败不可避免，金朝出现只是加快了其败亡的速度。

换个角度看历史，看中国版图之变迁、中华民族之融合，更可认识到，一个坚定的决策者、团结的团队，是成功的核心因素；重视内部，才能应对外部挑战。《大金王朝》使人读懂历史，更懂决策。

·好看文丛·

女作家养成记

■林萧玲

旅日作家李大鸣的最新小说，描写上世纪末旅日华人女子叶丹在出生地上海出版自己的第一部翻译小说后，开始不断地寻找、翻译并出版日本女作家的小说。就像进入了文学丛林，叶丹在其中看见了许多有趣的事情和有趣的人物，获得了许多有益的人生经验。

小说特别提到了日本的“私小说”，以及在这个疆域耕耘的日本女作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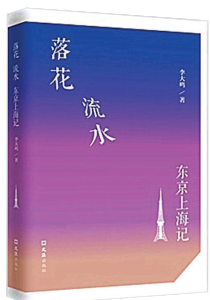
“二战”后，日本涌现出一个非常庞大的作家群体，且不少作家都很高产。日本发给作家的奖项也特别多，大大小小达 400 多种，除了直木奖和芥川奖等少数名气很响的，还有大量各种名称的奖项……从数量看，日本男作

家肯定远超女作家。不过，小说主人公叶丹决定专攻女作家的作品——她不喜欢日本文化领域里那种微妙的男人至上氛围。

当然，男人至上或者说男人主导的氛围，在华人领域其实也颇浓重。这是非常复杂，三言两语说不清的问题，它和社会分工、家庭分工、生理构造、历史发展等因素都有关系。叶丹认为，日本女作家是日本女性群体中的智者，看问题更深刻，阅读她们的作品能让华文女读者得到启发或是生活智慧。

叶丹是颇有个性化的女子。从最初帮忙校对翻译稿件，到自己着手翻译，再到进行创作，她一步步成为专职作家。在此过程中，经典文学作品的滋养功不可没。叶丹特别喜欢的作家有三位：纳博科夫、亨利·米勒，以及最令她着迷的卡波特。

卡波特在世时就为自己的传记提供了很多素材，传记作者所写的很多内容都是从其本人口中



《落花流水——东京上海行》
李大鸣著
文汇出版社
(二〇一九年十月版)

所得。但他完全不粉饰自己，不隐瞒自己丑陋的一面，非常难能可贵。他还就此问题对传记作者说：你必须如实地全写出来，否则我会鄙视你。

捧着卡波特的传记，叶丹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觉得卡波特就是良师益友，她成了卡波特的粉丝。

作家以朴实的笔触娓娓道来，展现了一个女作家的养成记。东京和上海，两地文化舞台既有不同之处，又有相同之处。叶丹在 20 多年的阅读翻译写作过程中，不断通过文字从在世或不在世的文学大师那里得到思想启蒙和心灵滋润。